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能

謄錄監生臣金國禮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　　宋　釋覺範　撰

銘

明白庵銘并序

余世緣深重夙習羈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交遊多譏訶之獨陳瑩中曰於道初不相妨譬如山川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余心知其戲然為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庵於臨川名曰明白欲痛自治

也瑩中聞之以偈見寄曰庵中不著毗耶坐亦許靈山問法人便謂世間憎愛盡攢眉出社有誰瞋於是堤岸輙決又復滚滚多言然竟坐此得罪出九死而僅生恨識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收招魂魄料理初心為之銘曰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水歸沙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如春雷霆背覺合塵如冬震驚萬機俱罷随緣放曠尚無了知安有倒想永惟此恩研味其旨一庵收身以時卧起語黙不昧

絲毫弗差蒙雜而著隨孚于嘉

圓同庵銘

空印之庵圓何所同睨而視之同太虛空弗設戶牖無南北東西庵中人來無所從廓然現前以道爲容我此法界遇緣即宗自受用境出生無窮使令服玩地獄天宮各各無礙如空行風我非文殊齒豁頭童以問法來蠹折其躬而師應機如隨扣鐘聊觀此老游戲神通不起于座瞬兩漆瞳以大千界置于鍼鋒以香水海藏于

睫中一切人天之與魚龍不覺不知如盲如聾萬像懽呼聲摩蒼穹天魔外道以手擣胷欲折困之面為發紅如環輪上尋其始終於是雌伏仰此法雄我雖衰退氣猶如虹未甘見删終依禪叢斯文之作蕩除執封當以理勝文則非工潙山之陰礬石可礱書以刻之昭示童蒙

覺庵銘並序

道人聞公以四威儀為庵而以覺名之隨身叢林之别

名也余游此庵中微塵數劫適今始讀其號如人靜坐忽見鼻端心知之而不可以語人名之所解又如風中鼓橐雖有神禹之知莫能分別特相視一笑而已銘曰

明暗色空成住壞即大寂滅究竟覺居以名庵是增語而我銘之添注脚如湯消冰無別冰冰湯之相未全脫何如睡足百事懶軒納林光鳥聲樂當知今在衡嶽中門外今無覺衡嶽道人撫掌笑軒渠注經不必居牛角

如庵銘 并序

吾鄉日公謂余曰吾以經行坐卧為庵以分別塵勞為如且求銘銘曰

日用現前隨眠煩惱去之即生如石下草蓋其妄覺取舍顛倒小根怖之冰炭懷抱我以慧眼燕坐默觀一切異相如珠走盤是時日公非内非外是非死生合成一塊

朴庵銘

履長老禪而色青白老禪有終白不受色道人游方學

至無學如役六用則思返朴有山可看有飯可飽乃笑諸方何必百巧鑪煙未殘跏趺袖手雪窓無塵鳥啼清晝

夢庵銘 并序

弛擔假寐入大槐之宫嘗王者樂覺來欠申炊未及熟耳輟薪得鹿翳諸隍中俄而忘之意以為夢且行且詠路人用其語而得鹿一以為虚一以為實此世間之論也夢中無女色而欲成辦非實非虚此出世間之論也

衡嶽素公高行著叢林寄傲一庵而以夢名銘曰

一境圓通而法成辦五根不行而意自幻晝思夜境塵劫無間而睫開斂初不出眼知誰妙觀鏡于心宗以世校夢乃將無同為魚泳波為蝶翔空在素曲肱吉祥止躬即庵是夢問井得水即夢是庵緣飯識米於一意地無能無二若見主人夢庵俱棄

癡庵銘　幷序

衆生以貪瞋癡為三毒三毒之過能致生死諸佛以戒

定慧方便觀照而用治之余至龍山翊道人引余坐於明窓淨室之間曰此吾癡庵也翊頎然秀發論議精到余不見其癡之相山雲朝升壁月夜挂翛然無營余不見其癡之理禪者方以精嚴黠慧自矜機辯逸羣勝物其肯甘為癡哉顧虎頭之癡於畫王述之癡於不言率為世傳是好名之癡也上人泯泯與衆卧起不知人間是非榮辱貴賤功利如三世諸佛之白牯可謂之癡雖以自志然余以謂其未能絕對余為之銘又可乎上人

之癡不事於名則余之銘於義未失銘曰

導師黠慧出三界癡於無癡中致衆生疑未若翊禪淡然無為以癡為庵聊以戲之亦有癡侶論癡要訣若見大智紅鑪片雪

懶庵銘并序

放似狂靜似懶學者未得其眞而先得其似山林雲壑之人狂放一致靜懶同川然胷次涇渭笑時眞率瞭然得於眉睫之間融懶亦能負米瓚懶亦能拭涕安懶亦

能牧牛未能眞懶也者南州仁公以勃窣為精進以哆和為簡靜以臨高眺遠未忘情之語為文字禪然則結庵自藏而名以懶殆非苟然甘露滅為作銘曰

惟融與安品坐容瓚於禪林中是謂三懶秀媚精進辯慧擔板唯道人仁俱透此患水不洗水眼不見眼以之名庵蓋亦泡幻鳥啼花笑日用成辦睡起窗傳露芽一盞

墮庵銘

心非言傳則無方便以言傳之又成瑕玷葢言不言俱

名汚染飲光華笑智海簞卷非言不言驚如掣電異哉

曹山法幢特建以墮一字雪諸情見在聖非貴在凡非

賤雜之不藏著之難辨二乘骨驚十地䰟戰而解空子

乃圓笑釅善刀藏之不露鋒錟不動聲氣降伏魔怨

喧寂庵銘 并序

高安居士王詢温甫和易寡欲靖專無營特刻意事佛

精嚴弗懈雖年運往矣而視聽聰明惟履無玷故聲稱

閭里雲庵道價值天下元豐間游金陵舒王施第爲寺以延叢林號內外護元祐初退休來歸說濼於洞山九峯温甫忘冠巾而師事之其法嗣佛照禪師惠泉者與之交善自泉住上都名剎士大夫有稀見之者而與温甫日親法喜偈語酬唱不絶豈所謂千里同風者乎政和七年秋結制對其所居名曰喧寂余適以事至訪之温甫方負暄閱經置卷坐語語少而理多於是自媿羈官四方畏首尾思蟬蛻垢紛縱浪閑曠而不可得乃銘

其庵而去銘曰

孰談無生唯老居士孰為聽徒團欒妻子以諸塵勞而作佛事視其家風老龎是似名聞諸方流輩追崇餘四十年一節保躬老則結屋置闤闠中即喧而寂盍將無同賢哉斯人不二於物蹇寓于世莫知歸宿我睨而視亦見彷彿出生太虛陶鑄魔佛

破塵庵銘并序

道人堪師庵於水西南臺之下名曰破塵為之銘曰

取大經卷破此一塵何以破之智為斧斤塵非斷空可破非有了然而知空亦不受異哉湘麓庵此老堪視其庵名如車指南堪雖可即語默弗及如指自觸如眼自覻

報慈庵銘并序

武寧西峯達上人年方妙而孝思度越流輩父母喪則重于墳所旦夕誦唄以時臨遂自名其庵曰報慈嗚呼達可謂知如來大師律我比丘之意經豈不曰孝名為

戒乎余謂其所爲有補於名教乃爲之銘曰

竹叢生謂之慈竹烏返哺謂之慈烏豈吾含齒而戴髮乃彼烏竹之不如故有終天之痛心再折而情枯蔣松楸以上雲雨就樹陰以縛屋廬營出世之冥福生五濁之芙蕖知輪珠以行道明月闕皎其影孤念此風之可尚聊以起精進而激懦夫

甘露滅齋銘并序

政和四年春余還自海外過衡嶽謁方廣譽禪師館于

靈源閣之下因名其居曰甘露滅道人法太請曉其說

余曰三祖北齊天平二年得法於少林隱于峴山終身

不言姓氏老安隋文帝開皇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驗

勘安曰本無名遂遁于嵩山二大老厭名迹之累而精

一其道蓋如此余寔慕之乃為之銘曰

吾聞甘露食之長生而寂滅法乃有此名寂滅而生谷

神不死唯佛老君其意如此我本超放憂患纏之今知

脫矣鬚髮伽梨安遁嵩少璨逃潛霍是故覺範老于衡

嶽山失孤峻玉恖無瑕當令舌本吐青蓮華

明極齋銘 幷序

太原王健伯强名臣惠公之子皇叔嘉王之壻方壯年則能棄官學道閲首楞嚴經至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歎曰此如來之訓而余之志也願以明極名其齋而乞銘於余銘曰

有而尋求癡暗所囿得而驚異智濁之咎濁澄暗徹自覺成就如人目睛一塵不受開睫譬生明發寄根斂睫

譬死暗不能昏聖師眞慈開此妙門睥睨不入夫豈知恩樗然丈室中置匡牀經行宴坐晨燈夕香勿使邪念蔽常寂光

夢蝶齋銘 并序

龍舒陳顯仁和粹而喜客慈祥而樂善宗族朋友皆稱之余以怡然居士之齋為夢蝶而為之銘曰

浩蕩之春萬物發飾淮山花開麗其風日蛺蝶何為栩栩自適朱門青鞍羣色基布富貴鼎來賔客鴛鷺居士

欠伸蘧然而寤歲時獻壽舉杯怡然墮幘一醉其樂也
天紛紛萬緒成我日用睨而視之開睫之夢

明極堂銘 并序

道人法太少年追隨翰墨所與遊多一時顯人晚居衡
嶽一衲窮年垂涕捫蝨猥衰坐睡守糞鑪煨芋直名其
所居為明極取首楞嚴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義欲
以道人坐進此道為之銘曰
見明之時此見明者緣明開達則見暗時此見暗者不

明自發見則常明寄根成就見豈明生暗能昏否我觀明暗尚難掩藏豈生死門乃欲存亡惟道人太以壁為口全機現前不落滲漏

昭昭堂銘 并序

虎城永上人游方晚館漳水上藍余適還太原見之話臨川舊游累日不厭時方解王事縱望雲山神魂若飛動而亦有落葉之興曰欲於崆峒之下作堂昭昭名之而乞言於余為之銘曰

維塵勞海是無明窟衆生以之生死出沒而此昭昭首出萬物廓然十方寂湛徧周目雖可見而不可求倩汝名之為物之尤一堂汝身丈尋之闊歛目大千都寄毫末乃欲見見如鹿方渴大哉此法明白坦夷昧者迷失知者得之故甘露滅為作銘詩

要默堂銘并序

南楚山水湘西為甲湘西法席保寧為甲余既幸館于其中無別職事一堂窅然終日卧聽樓鐘而已則又以

今寂為甲乃名其堂曰要默為之銘曰

此無比法如難信珠雖曰得之非實非虛默而未說豈有說乎虜中吾趾矢貫其膺即烹汝父遺我杯羮直中有曲令爾當行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定當作佛普告來者而常不輕乃遭詬罵其珠圓徹內外俱定自牖見子呼之聽瑩顧其糞除則肯受命自是而觀則有綱宗以火觸火鍛凡聖銅縱使自返室使求通面壁而坐理鉏而扃要使求者鼻直眼橫是為大智破滅無明提婆祖

以無所嗜好祈神求信自取其道校此兩士則為顛倒湘西之麓古屋數椽臥聽樓鐘餞吾華顛謂終不說夫豈眞然

一麟室銘 并序

南臺禪師昭公住山之明年新其丈室而以一麟名之使叢林想見哲人之遺風餘韻也甘露滅某為銘曰

麒麟之性不可繫羈非如犬羊可驅東西有大比丘人類精奇在驅烏中服勤祖師及其將化使之尋思賞其

神駿思則有辭衆角一麟還其以之禪師昭公來自大潙分空印澄名譽日馳顧瞻山川憮然嗟咨想其高風屋宇故基以麟名室非苟然爲佳羽百鳥宗教日衰庶異人出支此頹隳者閣倚天勝氣華滋當磨雲根刻此銘詩

宜獨室銘

金沙僧道明勤道如智海事師如小朗機陪清衆於宿德寮之後别開小室僅可容膝日晏寂其中昔偉禪師

在黄檗覲老積翠其静住政如此人問其故答曰聚語

藏六軒銘并序

端首座從吾磊苴兄遊有年方埋光彩禪林而學者已相仍矣開軒於室之後乞名於余余為名曰藏六且以諷後學事虚名為實効者耳銘曰

寡欲養心以直養氣抱其徳全龜以蟬蜕情緣峥嶸欲犬怒吠端方藏六攫搏無地學者閴門佇思擬議如大火聚不宿蚊蚋我觀此老非愚非慧人趨所爭師取其

棄

俱清軒銘

曉雲滅盡羣山蒼然倚杖凝睇如開青蓮夜籟以寂繞除流泉曲肱而聽如鳴朱絃有大禪衲不礙見聞以雲門印印空成文對是淨境深炷爐熏人牛兩亡蓑笠具存

解空閣銘

以色礙眼鏈其雲山以聲聒耳惡禽閒關有大開士倚

攔微笑以眼聞色以耳觀鳥石屏玉立泉以珮鳴乃知解空不離色聲

宜獨巖銘并序

余性喜笑傲不了人之愛憎比坐譁衆人所鄙棄飯餘曳杖山行路窮則反會意植杖莞然一笑響應山谷之西崦幽奇可愛有巖西向洞如側磬中有石礁僅容坐卧而附巖左右徧生脩竹余每至此終日忘歸既久因名其巖曰宜獨乃為之銘銘曰

幽巖如磬側立山腹中有石牀砥平而綠我來忘歸卧聽風竹夫物得宜如眉睽目幽居情閑乃名宜獨一頃之陂清飲兩鵠得其所哉此詩可録

座石銘

行與邪分途居與正為隣於中有取捨此外無疎親此為朝市者言之肥家以忍順全交以簡恭好學如不及求名如儻來此為山林者言之大丈夫當期出生死生死皆由心所造心滅生死乃壞心滅則髑髏是水心生則

爪皮是罪淵乎妙哉一念不生即入無垢三昧

延福寺鐘銘并序

梁武帝假寳公神力見地獄相問何以救之寳公曰衆生定業不可即滅唯聞鐘聲其苦暫息耳武帝於是詔天下佛廟擊鐘當舒徐其聲欲以停苦也宜豐李元與弟施延福院大鐘願資延母夫人周氏壽祺且雪夙障余以謂李氏知所施矣晉許遜白日僊去天詔書曰赦汝不事先祖之罪佳汝施藥呪水之功夫施藥呪水脫

人於苦者也唐崔祐甫本貴且壽以任情殺戮囚繫不釋遂不壽囚繫殺戮置人於苦者也嗚呼壽固無象脫人之苦則增置人於苦則損夫鐘之功利博大昭著者也以之為施周氏之臯滅壽延理有固然者矣因為銘曰

衆生大夢營黑業玲瓏擊鐘與開睫功德之大吾敢喋願移慈母離障結如聲度垣即超越孝哉伯仲俱勇決依仗佛力等痛切如取寓物執券牒願壽慈母春在頰

如鐘常撞無盡竭政和甲午夏五月諱為銘之甘露滅

童耄竹銘 并序

霜筠粉節貫四時而不凋者竹之性也然憐孝子之泣則為之冬茁憫忠臣之誓則為之倒植余聞心之精微不可以言傳而可以事著是二者非忠孝之著乎潛菴老人戲植獨竹於菴南之壁陰朞月而筍茁蓋老人以虛心集道以高節荷法所致亦精誠之驗也余以童耄名之又為之銘曰

渭川千畝潛庵一竿俯視盛衰凛然歲寒筍茁于夏解籜頳異傾然扶踈如老携稚根豈終獨乃生横枝如其道茂有子嗣之高情不羣安樂霜雪風來有聲是隨宜說

魯公玉器銘

二乘馬麥為法忍饌我觀是法縱横轉變皆即一心靈妙所現覺知見聞一一成辨色空明暗一一如幻設物譬道古聖所羨初無大小之與貴賤是故此輪眞淨所

建

李德茂家坐中賦諸銘

阮咸銘

有晉奇逸製為此器以姓名之蓋琴之裔物趣幻假形因變遷但餘至音則無陳鮮

琴銘

材出餘燼桐生晩林見之意消矧聞其音朱絃發越夜堂秋深如見古人如得我心

鏡室銘

種性清瑩出塵風度開扉見之眞常流注妍者所欣媸者所惡勿使癡兒呵出昏霧

端硯銘

破韞玉之蒼石出孕金之睛川解碧谿之封畧割紫雲之芳鮮從連眉之僊子供倒流之詞源

歙硯銘二首并序

東坡得唐林夫歙硯絶妙然其心甚隆坡惜之以向林

夫曰琢硯者欲磨平其隆百年之後用之方為妙耳
外儼豐碩中含清堅而質常潤如舌有泉滑足金光碧
生霧曉平其微隆多年方妙
體切玉潤膚刷絲文書城之友歙谿之珍貌貴端重德
貴粹溫是故覺範於硯亦云

五老硯銘 并序

杜季揚奉使湘南過九江見廬山而愛之得拳石於九
疑山之下類五老峯有坳其痕如硯季揚欣然置几案

閙名之曰五老硯余觀之於南楚門舟中為之銘曰
廬山五老寒孥倚天公嘗過之望見垂涎朅來幽夢時
歷其巔九嶷之下得石如拳二三君子聚首比肩豈其
遊戲分身則然下有坳處形如玉淵疑有神龍風雷播
掀以當吾硯刷其芳鮮醉中落筆毅然雲煙我作銘詩
擘窠為鐫袖歸中朝為好事傳

王裕之求硯銘為作此

吾聞大梁之東郭有硯臺焉而自然成坳淵挽九江之

水以為滴聚桐柏之色以為煙借溫江阜筆之峯以蘸其尖展青天以為紙書吾餞君之詩情與曠野以相連吾輩留滯南楚思上國而未得以還轅雖然會當與君握手州橋踏月以話湘川是時君必折蟾宮之桂我亦腰金紆紫揖讓于人主之前此言蓋理有固然非狂且顛也

詞

和陶淵明歸去來詞

歸去來兮是處有山皆可歸念纒綿其世故忽感悟而增悲精誠烔而未泯齒髮逝而莫追想比隣之驚愕疑昔人而竟非逢斷橋而植杖涉淺瀨而摳衣轉犖确之深壑開機杼於尋微宿雨初霽山氣如犇紛然落葉滿我衡門少喜翰墨餘習尚存如撫無絃如持空樽有詩情以寄目無憂色之在顔皆遇緣而一戲則何適而不安顧風物之閑美忻幽鳥之關關撿殘書而意消偶斂目而深觀還諸緣以俱盡廓然獲其無還譬如人經故

鄉情戀戀而盤桓歸去來兮請畢生於此游佳退藏於
不言使來者之自求如薪竭則火滅知愛盡而無憂雖
鯤鵬之小猶聽其自化則此道其可以告於朋儔笑我
閱世如川行舟少折困於憂患老安樂其林丘嗟學者
之畏影蓋餘波之末流苟就陰則影滅妄自釋而心休
已矣乎吾吐斯言非其時聞者聽瑩昏遲留以鍼投水
令無之古人不可見來哲亦難期省雜念之妨道如良
苗之日耔當閉關而觀壁盍捐書而止詩不取於人而

自信如子得母復何疑

溈山空印禪師易本際庵為甘露滅以書招予

歸隱復賦歸去來詞

歸去來兮溈山有人呼我歸碧暮雲之凝合空夜鶴之怨悲省一念之有差雖百悔其何追探蟻穴之意適俄夢覺而知非幸牛羊之弗踐有墜露之霑衣恨無前知之明及未著而知微緬懷萬峯如蹲如犇而煙霏開窈窕其門東庵西井古迹猶存俯拾枯松旋安茶樽竝兩

山之寒翠煮萬仞之潺顔想鍤鍬之寂子對牧牛之懶安妙機鋒之雖觸無生死之相關挹前輩之宏規揆今事而默觀唯空印之中興取高風而追還耿終力之弗寐心欲絶而桓桓歸去來兮永結無情之游蓋大欲之已去復於世而何求笑朝三而暮四紛衆狙之喜憂愛芙蓉之倚天勢獨立而無儔昔尚反顧今則覆舟弓精盡於九年履考祥於一丘卷正宗而懷之悲末學之横流如韓信之已死而其心豈眞休已矣乎溈山吾歸兮

其時如魚縱壑不可留今而不歸欲何之行以到為是食以飽為期雖靈根之深密護空慧以培耔聽者年之夜話誦諸衲之清詩知沙壤之非飯情斷意訖復何疑

賦

王舍人宏道家中蓄花光所作墨梅甚妙戲為之賦

水蒼茫而春暗村窈窕而煙暮忽微霰之濺衣驚一枝之當路帶團紅膏之蠟色染薔薇之露柔風飄其徐來

暗香滅而復著待黄昏之雪消看東南之月吐何嬋娟之殷勤獻清妍之風度方其開也如華清之出浴矯風神其轉顧蓋天質之自然宜鉛華之不御也及其落也如朝陽之奏曲學回雪而起舞乃僊風之體自輕非臭夷之樂能舉也怪老禪之游戲幻此華於縑素疑分身之藏年每開卷而奇遇如行孤山之下如入輞川之塢念透塵之種性含無語之情緒豈君王寵我太甚致我不得僊去者耶

龍尾硯賦 并序

予所蓄龍尾硯比他硯最賢龔德莊從予乞曰此石宜宿玉堂豈公所當有耶既以與之又戲為之賦其詞曰柳子嘗有言曰硯之美者唯青石最賢而絳石次焉自絳青而下蓋亦不數而世亦無傳何溫然之子石出高要之睛川方其始造也祠中牢以匃祐犯驚湍之洄漩探萬仞之崖腹取勁石之堅圓裹碧草以徑出割紫雲之明鮮縈金縷於廓岸張鴝目於坳淵於是房以玉室

而綈以錦衣名以虛中而以居默字之適風檽之春晝偶莫逆於書幃管城子方蒙茸而落帽燕客儼峩峩之豐頤愛知白之畫展其底緼而看君答煙霞之譚詞絜古今於立頃而觀者若未始與聞而有知以其有是之德故君子見録而不遺也蓋嘗罥網而出鯉昭以佳瑞而生之涸於順山而鴿致浴於越池而水緇姿端重而有墨侯之封胥微㧞而作郎官之狀逸于闐青鐵之羣秀蟾蜍玉器之上又嘗汚盧携之怒裾印太眞之醉掌

泮紫金於樂鼎鏘清聲於書幌殆其棄而弗用也猶燼
餘骸於弟子瘞朽骨於草莽而狂生乃以鐵竊其名而
市工仍以瓦肖其像由此硯之難致故紛謬僞之欺誑
也顧予此硯之清堅出于歙溪之湄水乃陋南荒之㵎
肝而竊自比於龍尾匀數寸之秋光温一片之和氣疑
初得於魯祠何朴美之如此從予游亦有年愛其恐垢
之類己嗟所値之不遭紛白眼之相視獨一襲之可人
輙傾蓋而見喜將提攜而去歸置玉堂之棐几稔亨奮

而逃窮脱怒罵之焚毁終未免腹洞於暮年而猶勝支牀於壯歲子行勉矣予將觀子與管城輩耕於無所不知之鄉而至豐年之義理也巳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一　　宋　釋覺範　撰

記

畫浪軒記

建中靖國改元夏余客洞山禪悅堂之東齋中無長物唯置一牀覆以蘧蒢架書數卷於枕間傃南開軒以納衆山之勝眼倦拋書坐臥惟山之接山容無盡而樂亦無猒也三伏大熱坐榻皆温林隂拂掠不足以剪畏日

有蜀道人得孫知微活水遺法爲余壁間作崩掀㴒漫之圖以來涼氣解衣磅礴奮筆而成余驚定歎曰異哉一堵之間須臾之頃而足江湖萬頃之勢壯波怒渦窪隆千狀而有不窮之變陰風徐來毛骨震掉忽焉如舟洞庭而望霜曉也能復有險畏神速於此者乎道人舉杖指以謂余曰龍驤萬斛透迤而進如欲濟如慎畏有如明公卿任大責重思所以濟民而報國者也舳艫銜尾追逐上下如行如留有如仕路之紛紛方進而未艾

者也魚龍變化更相出沒有如賤而忽顯貴而忽棄者也一葉之艇傲顛風而舞澎湃超然自得有如道德竒逸雜市人而無辨者也世波之神速險畏其有以類此故吾圖之至於白鷗沙禽汎汎隨流若無所與者又如我輩宅青山而侶白雲然猶思高飛遠引不能與之涉也余捫其洶湧起突之處點畫穠纖之間語之曰果有生滅變易否乎曰無有也夫天地萬物之盛備古今寒暑之往來是非榮辱相尋於無窮而死生憂患追逐之

而不赦錯綜歴亂如蠶房如亂絲者如此畫浪初未始有生滅有變易而其顛倒妄自驚怪者如子自畫之而又自畏之也古之大聖人皆能游戲於此故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又曰一切法常静無有起相震旦騶兒子之鄉老也而亦曰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何遽忘之也耶於是道人顧余而笑曰顧從子游因名其軒曰畫浪又爲之記

潭州開福轉輪藏靈驗記

長沙楚之大藩民俗殷富可也而山水之冨亦擅名天下千雉垣疊萬井喧闐而嚼嶽色之芳鮮飲湘流之甘寒寶坊精舍樓觀追逐煙雲蔽虧梵放酬酢如錢塘之西湖伊洛之嵩少開福在郡城之北基構雄誇盡占形勝昔馬氏植福之地也弘法聚徒皆當時之望士號大叢林名鎮諸方馬氏甞命苾芻智光建東藏奉安法寶欲增妙麗規法恸利諸天光以意造不合教乗議者曰惟勁禪師隱居嶽中三十年得心法之要而淹通三藏

異迹甚著厚禮致之勁果來於是布地文石爲雲濤之狀以象海琢石雲濤之上以象須彌山建大輪山之顛而輔以小輪四碁布峙立如人聚五指翔空爲朱欄青鎖間見層出以象忉利宮闕光之徒頗相折難勁博引樓炭等經瑜伽俱舍諸論證尤甚明會尊者室利嚩囉者來自五天是勁之說而藏乃克成爲湖湘第一政和之初長老道寧開東山法道食堂日五千指百須頤指可辨門人法圓寔陰相之圓宜豐人短小精悍而材能

任事寧使牧衆典金穀道俗歸之寧尅日而化潭帥以大長老智公黄龍高弟時年九十餘可嗣其席遣令佐即雲蓋迎之智以老辭令佐曰太守請飯乃不赴胎法門之咎智至即鳴鼓問其故曰請師住持也心知墮其計中受之未幾以職事盡付其嫡嗣文正文正本色飽參有局量克肖前懿圓不以新故二其心唯集諸功德成就勝緣三年化衆檀鍾瑜等翻修藏殿五年秋將畢工九月巳卯夢合抱之木半空而止圓蒲伏疑將壓焉

呼曰誰爲此木危人如此乎有答者曰此藏心也黎明覲州男子程俊來謁願施木以修藏如夢中自是施者日塡門十月癸丑使木工張詢梯其顚施斧鑿得木鏤識文其略曰吾成此藏魔事極多不踰二百年有吾宗法子革作轉輪此其基也住持者荆山寶也法子者月望也匠者弓長也自僞天福癸丑至宣和改元己亥蓋百九十餘年夫豈偶然也哉余獲拜觀遣十輩下推其轂五輪俱旋其上塗金間碧電馳風繞莊嚴之麗惟見

者心了而言所不能形容也圓自言其巧非木工所能皆夢中若有指授者凡費緡錢五百萬六年而後成且求文以記其事余聞三世如來教法有微塵數偈句藏於龍宮秘於五天者太山毫芒爾而流傳中國者纔五千軸然衆生癡迷且不聞其名況義味乎雙林大士以平等慈行同體悲廣攝異種爲此方便如疲軍聞梅林雖未及見而渴心止如病夫入藥肆雖未得飲而病已除況於見之而獲飲者乎雖若簡易然不猶賢於未知

者耶晉道人惠受嘗宿王坦之園夢以園營精廬既覺訪之假寐復理前夢以語坦之遂果其事已而又夢得刹柱明日行江亭獲隨流之木唐法師曇彥居越州龍興寺大殿隳壞衆請修之彥曰非貧道力也却後三百年有非衣檀越來興此殿及期太守裴肅果符其讖嗚呼圓退然寒窶一鉢行人間而已夢如惠受而非有王氏之園爲之背讖如曇彥而非有裴公之力成其願乃能不起于座出雙林之橫枝續光明之千燄必有大過

人者可無書乎五月日記

潭州大溈山中興記

崇寧三年十一月大溈山密印禪寺火一夕而燼住持僧海評移疾郡以予方者繼焉未幾而棄去寺規模宏大而經營者非其人歲移三霜纔辦法堂大殿寢室而已然又茍簡齋庖垣廡皆未具上雨旁風無所蓋障故禪學者分處山間林下蜂房蟻穴百丈大雄之風陵夷至此極矣大觀三年潭帥曾公孝藴聞之曰溈山南國

精廬之冠非道行信於緇衲名譽重於搢紳者莫能振興之吾聞天衣懷禪師在嘉祐治平之間五遷法席皆廢殘荒寂處而懐能幻出寶構化成禪叢今空印禪師軾公者蓋懐四世之孫而吳江法眞之嗣方說法於廬山之下學者歸之如雲挺然有祖風烈當能整大圓眞如已墜之網於是厚禮遣人致之越明年三月空印來自歸宗山川改觀叢席增氣登殿拜起周顧太息曰冠世絶境大佛應迹而殿宇卑陋堂室狹小何以嚴像設

而致吉祥震潮音而集龍天哉皆廣其基構而增修之使其壯麗稱山雄深傳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警衆也寺鐘不足以光燄四海選佛來者於是聚銅神運倉之下穴山爲鑪鐘成萬斤塗以黃金建閣館于殿之東廡佛菩薩之語藏於龍宮傳自五天學者所當盡心所以資智證之妙而盡細微之惑卽室五千軸者藏於殿之西廡又明年增廣善法堂之後爲雨花堂含風而虛明吐月而宏深夜參既罷繽紛滿庭自兩廊之左繞以

復屋建庫院所以總庶務也自祖龕之右翼以脩廊建堂司所以牧清衆也又明年重修僧堂廣博靖深冬温夏涼曰僧者天人之福田佛祖之因地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阿羅漢所住持世間麤人所不能見旣以廣延其所見則所不見者敢不敬乎又刻五百尊者之像閣而供事之又明年得異木於絶壑斷而爲三大合抱長倍尋刻淨土佛菩薩之像莊嚴妙麗千花照映如紫金山並高爭峻建殿于天

供廚之南又特建閣于寢室之前緣蹊青瑣下臨風雨

奉安神宗皇帝所賜御書閣成而東南傾師默計曰增

萬牛莫能挽且天章宸翰之所在山君水王之所宜謹

藏而衛護之今職弗修是神羞也言卒而風雷挾屋山

嶽撼動俄而閣正萬人懽呼昔大圓禪師開法此山也

有衆千人碩大而秀出者有若大仰寂子香嚴閑禪建

兩堂爲學者燕閑之私而名其東曰香嚴名其西曰大

仰方欲廣攝異根則修淨土觀法不以宗門爲謙及其

成就法器則以寂子開禪期學者蓋其方便應機而設教譬如大海歕蹜阿脩羅飲者皆得飽滿又明年重修大三門宏壯傑立鏤金鏤碧寶翰飛動於千巖萬壑之上而太師楚國公爲書其額却望形勝衆峯來朝如趨如俯如屹立如蹈舞有臺自獻其前以寶積靈牙舍利葬臺之中而建塔其上千尺九層蕩摩雲煙微風徐來塔鈴和鳴比丘來往旋遶作禮望之如開牒疑師以三昧力摶取梵釋龍天之宮置於人間不然何其幻怪神

異如此其多耶唐元和中僧曇敘開基則有緒言曰地靈甚不可葬葬且致禍今三百餘年僧物故莫敢塔塔于回心橋南十里師曰事無大小而斷於理從違不可茍也僧火化衆俱臨先聖令不可違也禍福之來以智避就之不可從也遂建普同塔于寺之西又修大圓禪師之塔而峙立兩亭以覆古今碑刻部從者以其威靈奏賜眞應禪師塔曰淨惠聖谿莊壟畝爲比鄰所吞數世且百年莫敢誰何師云此唐相國裴公施以飯十方

僧者横目何德以堪之不直而歸是陷人入泥犂遣掌事執劵證諸官竟還二百畝歲度一僧上資睿筭有玉泉住持僧死于龍牙山山中之人不容其葬弟子抱骨石涕師良之使於潙山擇地建塚塔叢林義之師之潜行密用之懿時時見於與奪然皆本於仁義道俗化其德政和六年勑補住鎮軍之焦山師雅意不欲東解住持事力辭之歸庵鸞谿之上俄詔聽還之潙山自其始至中而還八年之間百廢具興非秉願力何以臻此雪

實天衣之道至師大振叢林歸心焉與修蓋其游戲也
今嗣法者自南臺定昭了山法光而下詵詵輩出碁布
名山方進而未艾也法義謂余曰溈山之雄今非空印
老師莫能辦之精神非文字莫足以傳願求文以昭後
世不得辭系以辭曰
有異比丘清而狂相山跰足窮衡湘黃才揃谿行嗅嘗
笑云水作青蓮香梯空杙險屢仆僵寢宿霧露衝虎狼
水與石鬬聲舂撞誰挽千乘行羊腸霄然洞開雲水鄉

橫峯側嶺爭回翔洛嗟曰此古道場山靈乃令發天藏
泥草吟嘯久彷徉無人告語空夕陽翩然曳杖還江南
道經新吳山鬱蒼登山作禮僧中王骨面氣宇凌八荒
侍其側者矯鸞皇祐公傑出尤堂堂袖中肉山傾置旁
瓶錫一笑戲取將懶安寂子尤敦厖佐于耨耕立禪房
九世沉溺爲津梁分燈延聯世相望既絶復續暗而彰
軾公貌癯中方剛漆瞳照人儼而莊食堂十年折繩牀
有大長老續遺芳派出天衣嗣吳江燼餘爲子整頹綱

機鋒擊電誰敢當宗風回顧已舉揚以印印空成文章
凛然面目如冰霜令人望見折慢幢叢林邇來頗荒涼
反袂拭面空歎傷而師聲價重四方力能咄嗟辦寶坊
又取佛日重洗光芙蓉峯峻瀉水長功德之利建我皇
願同山呼壽無疆

重修龍王寺記

祝融占南極其高蓋四千八百丈與中原相直其平如
衡故名衡獄獄之北崇岡峻嶺如犇如伏晴嵐夕暉星

螺掩玉百里而至陽陂翔爲竒峯呀爲深谷峯之巓有大穴泉滿石裂擲雷濺雪夏冬弗竭蓋神龍之所蟠蟄故名龍山唐貞元間馬祖傳曹谿心要隱于嶽中從之游者多得道散處林壑之佳處老死而世不聞劉見之乎洞山悟本禪師价公游方時與密師伯者偕行嘗經陽陂迷失道路見谿流菜葉知有隱者並谿深入叢薄間有茅茨僧出迎貌癯而老索爾虚閑謂价曰此山無路闍棃自何而至价曰無路且止老師自何而入曰我

不曾雲水价曰住此山多少時曰春秋不涉价曰老師先住耶此山先住耶曰不知价曰何以不知曰我不從人天來价曰得何道理便爾歇去曰我見泥牛鬬入海直至于今無消息於是价班密師伯之下拜之拜起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青山覆白雲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長年不出戶問賓主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波問賓主相見有何言說曰清風拂白月价心異之求依止僧笑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

浮生穿鑿不相關即焚其廬而去莫知所終故龍山又名隱山今祖堂王英諸禪師書江西宗派亦著隱山之號光化中有竒比丘名師信不知何許人庵于隱山之故基一衲宴坐異蹟顯著龍衆皆易形爲王者服從之聽法歳旱民祈雨輒響應馬氏據有荆楚歛事之不敢名斥賜號雨禪師而增名爲龍王山自信之化世爲禪林號西禪寺太平興國改賜今額宗教下衰師法大壞至以大福田之衣蒙市井無頼而玆山十世宣和四年

夏潭帥大學曾公盡禮致前住道林雲禪師來領院事
雲孤硬飽參精嚴臨衆洞山十世之孫而焦山枯木之
嫡嗣也人望翕然師解包之日顧嗟太息因發其形勝
增廣其基構而鼎新之聚材鳩工以歲入輸租飯僧之
餘助成之不專取於檀信以謂檀法以信而發心爲淨
施止增一草獲福不貲不然雖側布但名住相人徒見
雲法勞熏役而不知遊戲也有無諸道人上白寔陰相
之且從余求文記其事曰价公參道於此山而雲禪師

嗣其法以興修之疑非偶然余曰隱山單丁住山把茅
覆頂刀耕火種而食兩客及門焚其廬而去之今雲公
不起于座使緣踈青瑣以棲千柱飛甍畫棟以粲萬尾
層樓傑閣以盪摩雲煙虛堂廣殿以吞吐風月擂鼓升
堂千指圍遶雲屯川增方進而未艾也視其迹若相遠
然其道實相須如來世尊蓋嘗曰不住無爲不盡有爲
金剛般若開空法道也而曰持戒修福者名發信心開
空法而修福無住無盡之旨也隱山之焚廬滅迹與雲

公之幻出樓閣託斯文於不朽殆得如來世尊之遺意於是爲疾書之宣和六年春公生明齋記

隋朝感應佛舍利塔記

唐僧史曰同州大興寺者般若尼寺故基也隋文帝以魏大統七年六月癸丑生於寺中赤光照室紫氣滿庭如幻出樓閣而其色赭人之衣妳母覺時炎熱以扇扇之慄然暴寒幾絕不能啼有尼自外至謂太祖曰兒乃那羅延也蓋天佛所祐不可令處穢雜閭當爲養之於

是太祖以兒委之不敢名問而闢館以延尼通門往來一日皇妣闞尼在不就抱持之忽化爲龍鱗角已具驚仆于地尼歸見之怒曰乃敢妄觸吾兒致晚得天下文帝七歲尼告之曰像教堙滅一切鬼神皆西兒當父母天下而教法賴兒而興之年十三乃令還家四十餘年足不越闔周既廢教尼隱皇家文帝踐祚教果重興尼名智仙神異不可測河東蒲坂劉氏女也七歲出家其師一旦失之意必墮井俄見坐殿楯瓦上世號神尼嘗

以舍利一掬授文帝曰以此福蒼生仁壽二年出以示僧曇遷置掌而觀數數有盈縮遷曰吾聞法身過於數量非智所及此未可量乃分而爲五十三分詔於五十三州名山福地以建塔塔下圖神尼之象有銘其略曰維年月日菩薩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堅敬白十方三世一切三寶弟子蒙三寶福祐爲蒼生君父思與民庶共建菩提分布舍利諸州供養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者特請兩京名僧將命奉安之日皆有祥瑞長沙嶽麓

寺之前澗隂之上石浮圖其一數也山中僧道安嘗爲余曰隋朝舍利塔事極奇偉而五季烽火之餘銘碣焚毁道俗游觀無所質問余曰豈直此而已晉建興二年長沙縣之西一里二十步有千葉青蓮華兩本生於陸地掘之丈餘蓮之根莖自尾棺而出發棺而視但紙衣拴索而蓮寔生頭顱齒頰間有銘棺上曰僧不知名氏唯誦妙法蓮華經已數萬部既化遺言以紙爲衣尾棺葬于此郡以其事聞朝廷有旨建寺其上號蓮華今長

沙驛卽寺故基也西城之譙門與湘江之潭皆以蓮華名之者以此然邦人無有知者安請余併書以示道俗宣和七年二月住山道人法光與安化馬章彥達登澗陰問建塔之因光乃以余文示之彥達踊躍願施錢刻石山中上巳日除饉某記

潭州白鹿山靈應禪寺大佛殿記

靈應禪寺天人師殿者無諸沙門用澄之所建而邦之大檀越劉華之所施也寺占巖腹臨清流發一區之形

勝規模宏大營建偉傑縁踈朱闥呑歛風月飛簷楯尾
蕩摩雲煙寳鈴和鳴珠網間錯像設釋迦如來百福千
光之相文殊師利普賢大菩薩大迦葉波慶喜尊者散
花天人護法力士又環一十八應眞大士序列以次莊
嚴畢備道俗拜瞻其無以異登忉利諸天至普光明最
吉祥地欽奉慈嚴親聞圓音也其費緡錢三千萬而不
聽餘人增一草鳩工於宣和元年而斷手於七年之秋
余過襄沔謁方禪師於潮音堂而澄前請爲之記余聞

百丈大智禪師之訓曰世尊遺教弟子因法相逢則當依法而住飲食服玩經行宴坐必爲叢林營建室宇必先造大殿以奉安佛菩薩像使諸來者知皈向故晝夜行道令法久住報佛恩故又聞德山鑒禪師之語曰比丘行脚當具正眼誦經禮拜乃是魔民營造殿宇又造魔業且天下惟奉一君一化豈容二佛所居撤去大殿獨存法堂嗚呼百丈德山皆祖師一則建立一則掃蕩安所適從折中哉方禪師黃龍雲居之仍孫必知其要

乃以問之方曰如醫師之治病應病與藥今人病寒必投以丹砂烏喙設或病喘必投以紫團白术寒疾愈則所謂烏喙丹砂者姑置之可也喘疾既去則雖常服紫團白术庸何患然無病則焉用藥哉衆生無明崢嶸業海横肆莫知津涘而以佛爲彼岸則殿宇之建像設之嚴所當然矣余拊手曰臨濟之後善說法要如此因取以文次爲之記澄公外枯而中秀耐煩冗甘淡薄十年不懈其志非止爲此殿而已要將咄嗟辦一梵刹可也

九月初吉記

重修僧堂記

湘南號爲山水之國故佳處多爲得道者所廬自唐貞元間馬祖石頭卜鄰於衡嶽學者散止巖叢本朝康定間慈明禪師中興於石霜望馬祖爲十世嫡孫兒孫徧天下而長沙尤盛元豐元祐之間甬立傑出者比比領名刹諸方指以爲道之所在今三十年禪林下衰以大福田之衣自標識而號分燈嗣法者例皆名愧其實蓋

族大口衆不肖之子乃生固其所也龍圖閣曾公之帥長沙慨然驚嗟曰吾祖楚公識雪竇顯公於行間擢置人天之上遂爲雲門中興吾親受大和尚圓照印可今而坐視非雪竇圓照所以付祝之意於是刪去其甚無狀者老病物故懼讋而宵遁者時或有之遴選諸方之名德十餘輩所以扶其顛整其傾靈應方公乃其一也方既至問其地利之所出度不足以贍衆則化淨檀爲油麥庫以生財役力事衆未有効勞者則合衆力建度

僧之庫越兩年而告成又化邑之賢者鍾世高修僧堂五間鳩工於宣和六年十月明年秋九月落成之而余適至方偕余游觀其高深壯麗塗金間碧香霧爲帳秋水爲簟粥魚齋鼓戢戢而趨合爪而集會四海而不爲混跏趺而禪休萬緣而不爲滅余曰此曽公發之而其利如是博也方笑曰曽公發之而成之者乃賢令尹賈公也自公下車盜賊衰息風雨時若民以是安吏以是畏風雨時若則連歲有秋盜賊衰息則夜戶不閉歲豐

時和則民樂施故吾堂成於談笑使令尹不賢民且離散矧所謂沙門乞士者乎余愛其言理而明喜爲之記十月初吉除鏜某記

五慦觀閣記

古之仁人將有爲於世必特立獨行自行其志漢將李陵之降虜致武帝疑其臣屬於是蘇武奉使不屈牧羊海上十九年起居必仗漢節宣帝以智力御世君臣凜然既殺蓋寛饒於是疏廣父子袖手而去使人主知區

區爵祿不足驕天下之士豈激頹波而獨往冒衝風而
孤騫者歟豈惟世之仁人如此出世之聖師亦然三祖
璨公既得法隱於淮山悼學者枯禪縛律以地位證修
爲歸宿不信達摩别傳之宗故作信心銘又名其弟子
曰道信造次顛沛語言寢息必以信自心爲勸嗚呼吾
祖之於法道深切著明可以想見其餘風遺烈東山住
持沙門宗致者臨濟十一世之玄孫而泐潭準禪師之
嫡嗣也骨面嚴冷英氣逸羣以荷擔雲庵法道爲已任

說法有辯慧護教有便行早叢林以宗旨爭溝封以語言爭非是紛然諸方方熾未艾名爲走道其實走名射利裨販無所不至而正宗微矣欲棄之而弗忍欲導之而弗從於是爲室於方丈之東名曰慈航又自名其號曰慈覺猶以爲未也建閣于大門名曰慈觀蜀僧居竭者傾長財一百五十萬以助成之竭生平自奉甚約所得檀信之施毛累寸積四十年之藏一旦舉以施之人以爲難南晉僧子照者有實行自然之智如人信手斫

方圓皆中繩墨慈覺使總院事事無巨細談笑而辦閣經營煕寔董其事垢面皸手不憚霜雪伐山相材運土拾礫與蒼頭短髮進退凡半年而落成竭以財施而慈覺之志乃克成師弟子之於宗皆無所愧賢矣哉余與雙峯祖印禪師仲宣來游遂登是閣晚望淮山萬疊自獻雪晝蒼然却立周視朱欄碧瓦蕩摩雲煙苾芴往來午梵方奏疑其身世之在諸天也祖印問余曰慈覺之慈宗師之慈其與佛菩薩之慈奚若余曰如恒河女子

抱嬰兒欲渡兒墮水中女子與之俱死此愛兒之慈也
滿慈子曰人罵辱我我則自幸曰罵辱非拳毆也設或
拳毆又自幸曰拳毆之酷不猶愈杖擊兵刃乎此忍力
之慈也曹谿六祖夜爲男子張行昌所謀將施刃六祖
笑曰止負汝金不負汝命以金贈之使去人無知者行
昌感涕頋落髮爲比丘所至輒訪道復至曹谿而祖授
以法要使分燈于江西宽親一揆是謂等慈也提婆達
多每欲害佛以毒置十指爪中見佛接足佛笑曰未毒

我足先毒汝手又勸國驅千醉象以衝佛駕象來佛垂手示之於是象見十指皆有師子怖駭遺糞而去此謂大慈也若慈覺則不受諸慈管攝擊塗毒之鼓死却偷心鎔凡聖之銅不存情見如勝熱婆羅之火聚無猒足王之刀鋸使一切衆生觸其談蒙其刃皆獲無分別智此蓋眞慈也夫豈不然哉祖印笑曰道人固菩提園中之耆年何其辯慧乃爾驚羣耶龍舒禪鑑大師無學犯衆而言曰閣成而老師適至似非苟然願爲記之余曰

唯建炎元年十二月記

資福法堂記

資福禪院在金沙斗方之北奇峯峻岡環繞以掩映風林雲壑祕邃以曠平自非逃世絶俗忘軀爲法者無因而至崇寧間蜀僧文慧嗣百丈九肅禪師說法此山求心之所決擇發趣之所歸投凡叢林之所服用寺宇之所宜有者十八九矣建炎元年十月住持沙門九琛以書抵印曰寺僧紹恂者無諸人惠公之高弟有行業淮

山道俗愛敬之惠公以政和五年遠化諸大檀越重修潮音堂一所俾知法上首臨衆演法以上祝天子之萬壽恂恂欣然從之於是遠近聞之富者輸財貧者輸力藝者輸巧勸者輸語越明年七月而堂克成凡用緡百萬有餘乃設無遮大會飯凡聖僧而落成之未有文以記其事公爲我記之印曰自後漢摩騰竺法蘭來自五天館于洛陽鴻臚寺有經而未有精舍至吳赤烏中康僧會入建康架茅茨與其徒以行道有精舍而未有僧三

日男子朱士行最初落髮有僧而未分禪律迨唐之朝禪律並行曹谿獨號禪宗而律學乃不敢與之抗行元和中百丈大智禪師方建叢林廢蜂房螘穴之衆爲九州四海而建大法堂以總衆至於天下禪席宗之知比丘因法相逢以法爲親主者升座而坐學徒鴈序而聽示尊法也惆能化衆檀以成斯堂其知本者歟資福院爲此邦之福田道俗男女貴賤老幼者輪授之者得長老升堂布法雨以滋灌之令善種福芽叢生而並茁其

爲惠利豈有既乎不可以無書

雙峯正覺禪院涅槃堂記

大江之北夢澤之東萬山走趨屹立兩峯蟠岸千楹寶勢翔空煙雲開遡戶牕青紅天花墮飄舞雨旋風疑登梵釋龍天之宮大鐘横撞山空玲瓏犀顱戢戢步趨肅雍祖印禪師葢其長雄寛而邉幅壯而踈通謙以自牧衆所追崇如海下之百川則宗論其世家非侯則公棄之恥言安樂巖叢與彼假我染衣安庸垂涎富貴忘其

項童雀盧自誣者則若不同也余自襄沔南歸新豐道由淮上託宿山中欣然見我如舊游從日陪杖屨摧頹兩翁偶立小語又指役工紛然斧斤聲雜鼓鐘坐僧日多其來無窮庸免包藏衰老篤癃跛盲失心不祥之凶作堂館之工行告終矣要余即之周行廡廊入門踈快㝉室虛窻搴幃設簾宜溫宜涼濯衣柵榻負喧櫈牀樂鑪茶鼎可瀏可湯頫指如意失其異鄉即戲問之欲資抵掌豈有少年如蘧青狂法戰不勝舁入此堂者乎豈

有垂死如剖倔強而敢橫機摩壘大陽者乎豈有英靈
如黃涅槃杖擿病者隨起激昂者乎豈有病瘉楞然空
房而嘗臥處尚多痂瘡以火燒之皆熏陸香者乎豈有
頭陀以紙爲裳而其迅機石火電光方酬洞山言訖而
亡者乎祖印愕然視余嗟咨如子精敏亦迷怪奇甘棄
坦塗而行嶮巇予知太平無象可窺雨露霜雪自然四
時我廩既高里無呼追雞豚社飲老幼扶攜安用麟鳳
之與菌芝耶昔維摩病臥毗耶離教誨天魔使令艷娿

手提大千戲而擲之世尊有疾則異於是背痛乃卧須乳作糜而已何嘗變化怖駭羣兒乎余聞其說乃加敬虔而僧祖偁祖印所賢而余里閈又掌寺權婆娑獻誠願拾此言丐余文之爲記以傳夫千里水濫觴其源若合衆流遂成大川則知此堂衆檀成焉增土爲阜增毛爲氊兩尼勤勤佳其精專同其調度所費緡錢蓋六十萬淨願乃圓有僧道齊以身率先雜衆工中唱吽挽牽十方之多道俗嗟羡浴爾堂衆諦觀病緣此四大軀無

可肇堅生死之趣愛見所纏雖相扶持終各棄捐當令
以觀常自現前授與此疾非人非天是我自業成熟則
然受盡還無如雞出殼此心自住如珠在淵觀苦進道
諸佛憫憐歲在丁未建炎改元季冬初吉集者駢肩敘
多率衆二百九員領衲景修守珂守詮至其綱維又揀
耆年辦衆法欽牧衆法璉叢林精神照映雲泉祖印爲
誰住持仲宣而作記者寂音老禪

合妙齋記

無盡居士真拜之明年大晟樂成詔試於西府余適在焉無盡曰聲起於日而律起於辰四十有一而陽數全三十有六而陰氣備如黄鐘之律九寸而爲宫增之毫釐減之杪忽則其音不應宫苟適其和是謂之雅熟視其理蓋大徧無外細入無間余曰諸佛衆生日用無以異於此其體本自妙而常明因緣時節不借語默其義自見違時失候則擬議而動其義自隱諸佛知此者也故善用而合本妙首楞嚴豈不曰雖有妙音若無妙指

終不能發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哉衆生昧此者也故不善用而成麤大智度豈不曰猶如利刀惟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哉余涉世多艱困於憂患後三年華髮海外翩然來歸依資國寺乞食故人而老焉晨香夕燈經行晏坐翛然静住索爾虛閑追繹大晟樂之和雅而庶幾善用其心以合本妙之意也遂以名其齋曰合妙又爲之記政和四年二十五日書

信州天寧寺記

江南山水冠天下而上饒又冠江南自昔多爲得道者所廬鵞湖龜峯懷玉號稱形勝而靈山尤秀絶葢唐義武初西平周王發其天藏也初建精舍名興聖祥符天子改賜普明沙門德延以講學聚徒甚盛弟子德熈者有智略實陰相之崇寧二年詔革以爲禪林賜田度僧聽遇天寧節進功德疏太守周公邠命長老德延爲第一世而以僧正德熈董其事也三人者敘立顧瞻而嘆曰寺以羣居而自爲戸牖犬牙相接如蜂房蟻穴非相

臣所以建請集禪衲演祖道上延睿筭之意於是蟬蛻其卑陋而一新之也入門縱望序廡翼如而進層閣相望而起登普光明殿顧其西則有雲會堂以容四海之來者爲法寶藏以大輪載而旋轉之以廣攝異根也顧其東則有香積厨以辦伊蒲塞饌爲職事堂以料理出納特建善法堂于中央以演法開毗耶文室以授道又閣其上以像觀世音示以聞思修令學者入道也粥魚茶板霜顱螺頂麑趨而集寂無人聲餘履聲而禪齋容

室冰懷雪慮株枯而坐不見心相惟身相也嗚呼西平王郡太守雖異世而姓氏同前以講後以禪而領袖者雖異趣而名號同也吾聞浮圖未成故裴公美爲玄度之後身千尺像畢而僧護爲僧祐道宣之前身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宗衍禪師出自白牛法窟中來嗣延公之法席分照覺之祖焰道行孤峻爲邦人所欽然人但見其能集前人之大成幻出樓觀而不知其游戲也政和元年八月又詔以天寧萬壽名寺七年三月遣僧慶瑫

來乞文以記其事余雖未獲覽山川之佳氣披華搆之
雄誇然能系而爲之詞也辭曰
羣峯寶勢爭岩嶢雲收眼寒空翠搖靈山獨受王水朝
跨水誰作朱飛橋蒼官馬鬣低龍腰谷風吹空翻海潮
忽驚寶坊凝層霄天花細雨紛墮飄草衣大士唾霧消
定力持之日劫趍太霞仙子坐可招夜晴往往聞吹簫
西平賢王想風標長劍拄頤氣勇驕擅此興聖開前朝
宋興和氣彌宇宙佛宮道祠恩益厚初以毗尼相講授

易爲禪林冠江右大鐘橫撞午梵奏紫金光聚世福祐苾芻千指聚拜手太平天子千萬壽切雲樓閣誰所搆臣子淨願力成就白牛乳犢師子吼虎谿嫡孫氣奇茂學者趨之俯並首我作銘詩招爾後斯文與山俱不朽

高安城隍廟記

城隍廟者故使君應侯廟也應侯世高安諱瑱隋季政荒天下盜起李密起翟王仁德起鄴皆稱公李子通起海陵邵江海起岐州薛舉起金城竇建德起河間皆稱

王劉武周起馬邑劉元晉起晉安林士弘起豫章皆竊尊號高安豫章屬邑也侯時以布衣募兵烏合而擊之士弘却隱去因嬰城固守唐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唐公即帝位五年十月己巳林士弘殄滅嗚呼方是時賊兵浩如海孙城眇如塊微侯之忠勇義武則民魚肉之久矣朝廷旌其功授以刺史符於是千里親之如仰父母既沒贈尚書左僕射廟食此邦蓋五百年而書功烈者詞不達意余嘗歎息之政和六年九月十六日因請福

許銘廟念文字陳陋又罪廢懼瀆神聽纂成復壞者數矣越明年二月二十六日夜夢有客過余甚都雅曰向許我詩當以示我夢中問公誰氏曰我唐人居湖中既覺三鼓矣坐而假寐又夢理前事旁有贊者曰應侯君也於是起呼燈火洗心爲銘銘曰

煬帝南游江都湄唐公集兵禱晉祠連和突厥人户知傳檄諸郡稱義師豫章邀在江之西殺氣熏烝喧鼓鼙芟民如芻救者誰應侯忠勇英特姿精誠貫日如横霓

振臂大呼老幼隨空拳烏合當新羈賊鋒爲却氣少衰守城泯默天助威賊雖猖狂其敢窺民甘九死徯生之不然蕩滌無子遺故宮下瞰緣錦谿過者肅趨不敢馳功德之大山嶽巍惜其粉飾無雄辭心許作文恨陋畢夢中索之不呵譏俾侮神者讀此詩知神威靈不可欺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金國禮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二　　宋　釋覺範　撰

記

無諍庵記

余頃得罪謫海外館于開元之上方儼師院日與彌勒同龕頽然聽造化豖削有道人椷類叢林欵余甚勤曰吾泉南分化至此與語脩然令人忘百事逃空虛者聞足音而喜矧置身蠻夷論劾鴂古衣纏花貝心緒怵然

非復中華氣味而見道人哉相從葢百許日問出世法余曰有亞聖大人出世南州臨濟十世之孫號靈源大士者今爲法檀度譬清涼月下矚熱惱天下名緇奇衲龍蟠鳳逸而趨之子可跨海北去無後時矣道人愕曰敢不承敎翼日翩然而去余葢莫敢必其所往後三年余蒙恩北歸館于石門精舍有力持書覩其欵識乃吾證公也發緘疾讀則知其不鄙棄余言見靈源於龍山兩白矣嗚呼子可謂眞有志於道者耳又三年靈源棄

學子分化他方余拜塔而至於是見證傾然人羣中攀翻追繹海南之人煙樹石紛然落吾目中爲留一昔曰吾措庵自藏子當爲我記之問庵所在證笑曰以太虛爲頂以大地爲基以萬象爲牀榻以天魔外道爲侍者舉足下足皆是妙圓密海余心知其戲曰子豈所謂隨身叢林者乎問其名曰無證曰圓覺謂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學者以爲至矣余笑以爲誣之也本無數量不落識情奈何謂之證乎謂之證譬如加首於首名爲染污

吾又強區分別之無證蓋就學所知言耳若親見靈源於寶覺背觸之拳則當以身爲舌爲說之尚無證之足云乎余曰有是哉因序其語爲之記

菖蒲齋記

東坡居士性喜推挽後進之士知名當時多公賞識者然以今多士猶未足以飽其欲而雌黃遂及草之微以胡麻杞菊之賢於其類援筆而賦之則名聲亦能光顯於後世暮年又以菖蒲之才爲邁秀居以銅盆培以怪

石挹寒泉而灌之根須連絡於璀璨之間其色蒼然可翫也天下以公之所翫從而翫之柯山道人如公行雲山中所至不蓄長物獨於菖蒲而友之至以名其齋江南洪覺範見而歎曰菖蒲爲物無異味可嗜嚼而君友之無猒非能知東坡所樂之真則尚烏能談此情味乎支遁蓄騂騮以寄逸想慧理呼白猨以發高韻而後世多其風鑒君之所寓其清修絕俗之致豈減遁理哉爲之記以示知君者庶亦知余言之非誇也

舫齋記

宣城李德孚有美才善屬文宣和初與余邂逅於長沙年既相若且同學又相好也久之德孚侍親移漕江左而官之金陵即官舍之東闢室以觀書其室連數楹而戶相重東西而視如在船中乃以舫齋名之有客聿至視其榜揭而疑之曰以子爲隱者耶則忠義之色功名之志見施爲語言以子爲非隱者耶則山水之意嗜好之異與儕輩不侔於是避席而問之曰夫渺漫際天一

碧萬頃微風徐來雪浪山湧一葉傲睨其中覆却陳乎
其前而不入其舍者津人之妙也子寧欲從事於此乎
曰操舟之爲非吾事也害利之域並首而趨憎愛橫生
頃刻萬態尾舍流俗與之偕而不與之俱逝是知津之
妙也子寧於是有得乎曰問津之學非吾志也然則既
不事乎操舟之爲又不志乎問津之業而乃列五經之
遺編布百家之陳說明窻棐几繼晷然膏冥搜博求探
賾索隱與古聖賢相際於百千歲之後若心同而意契

德符而道通殆將簡之而弗得所謂吾無間然者其或醉心墳典則直造淵源翫意羣書則涉獵涯涘放浪詩書之奥望洋渾灝之間則孔子之所得知之矣其浮游萬物之祖者耶送之者皆自崖而返矣德乎仰而笑俯而應曰吾非放愁也但吾以忠信孝友爲煙波隨所寓而安之爲舟舫昔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漁父語已緣葦而去意竊慕之如是而已矣客愕然無對明年復來長沙理前事以語余請書以爲記於是乎書之

一擊軒記

宣和元年冬余自臨汝以職事來宜春暇日與客游天寧宮愛小軒脩竹解衣磐礴終日不忍去長老德公請名其軒余曰一擊客問其說余曰香嚴閑禪師參道於潙山久而不契乃焚畫餅之書歸庵南陽糞除瓦礫擊竹而悟余以是知道不可求也使道而可求則肉飯鷹兒身當坐榻與夫伐冰食玉之貴谷量牛馬之富者皆舉意而得有謀而獲者也客曰然則道終不可見歟余

曰吾聞諸雲庵以謂道不可求而可致也如人市黒白暗走嶺海望京師疲歳月於道路卒不能獲居肆於八達之衢不以必得爲計則貨也有時而自致昔人嘗嗜草書行則書空臥則劃席夜聞灘聲而得妙曉見蛇鬭而入神與香嚴同科而異致且道豈有麤妙哉學者根有稚敏耳時方貴敏故叢林有思齊之心石霜一年而悟道吾以爲敏永嘉一宿而悟曹谿以爲敏香嚴一擊而悟庸詎知此君不以爲敏乎德公請以爲記余知其

爲雲庵之嗣也故併書載其說宣和元年十一月日

忠孝松記

宣和元年余謁枯木大士成公於道林是日遊客喧闐喜氣成霧余曰噫嘻登高望遠此日猶然其荆楚舊俗哉成笑曰有異木産吾冢巔非緣佳節也於是導余登清富堂下臨瀟湘如開畫牒千里纖穠一覽而盡得之蓋龍圖聶公以詩眼增損發其天藏也故其形勝冠於湘西暇日必俱賔客燕賞於此堂公所建也想見其風

流餘韻不減叔子之峴首而其去思遺愛有類召伯之甘棠也左有竒石狀如覆斛稚松貫石而出初如揷秧未閱旬高尺許孤根秀拔分枝調達紫鱗翠鬛之中巳有合抱凌雲之氣豈地靈獻瑞著公拔擢之異乎公自荆湖奉使入對未幾年三遷要職遂尹京都實鍾臨川之英氣而其學出於舒王有石之象松爲蒼官爲十八公玉版之榮金甌之拜跬步可待有松之象丁生夢之猶爲後世美談况目覩其異乎成曰心法之妙不可以

言傳而著爲忠孝之効故種石而玉生知其孝倒植而竹茂知其忠譬如太平無象而出菌芝見麟鳳然彼各得其偏如公則道契主上名落天下富貴追逐之不赦而忠孝之瑞并見於松石之間蓋理之固然於是像公之形儀置堂之上而名其松曰忠孝以慰邦人之思顧未紀其歲月於是使其客甘露滅爲之記

朱氏延真閣記

出高安之西門行五十里山川有佳氣草木有華滋桑

林有秀色民俗有古風如武陵桃源如剡溪赤城有隱君子朱堅伯固者世家于此特臨廣陌爲危閣以延眞爲名余自京來歸過而登焉凭欄而睇煙雲杳靄形勝纖穠一覽而盡得之而恨其名未足以副其趣謂伯固曰君風度儒者也年方壯有美材乃不以功名冨貴爲急甘隱約於山林也而雅志欲延眞豈有說乎伯固曰然吾嘗語子夫功名冨貴偶然爾士以身徇惑也何以知之漢武帝見相如賦喟曰吾安得與此人同時及見

之止以爲上林令富貴若不可必也唐太宗見馬周之論促使召之接武於道及見之談笑而斷國論富貴又若可必也李廣之使無雙於天下及從貳師出征迷失道路竟不得侯而死功名若不可必也薛仁貴白衣從征遼東以三矢而定天山卒爲名將功名又若可必也吾以謂人生百歲如駒過隙要當從吾之志耳昔梅子眞補南昌尉時放浪此邦有别業之遺基在焉已爲道士廬元始中棄妻子歸壽春後人見之於稽山變姓名

爲吳門卒而傳不書其終其爲仙明矣庸詎知其不雜屠沽尚往來故居乎吾爲閣以延之儻幸及見又庸詎知不攜吾登毛車渡弱水以游道山哉余不得而答乃敘其說援筆而記于壁

思古堂記

東坡先生曰孔子孟軻道同而其言未必同何以知之以其言性知之孔子曰成之者性繼之者善蓋善者性之效爾而孟軻曰人之性善孔子之言譬則如珠走盤

孟軻之言譬則如珠著𨗳夫珠非有二者走盤則影迹不留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既有言矣乃曰不聞是其可以影迹求哉著𨗳則觀者庸詎知不疑簟褥亦可以留珠乎故荀卿又言人之性惡自善惡之論興蓋有不勝其言者聖賢相去百年而其言相遠如天淵況不翅百年而守衆人之言爲知道非愚則狂顏淵韓愈異世而同出孔門然其識有深淺何以知之亦以其言知之淵飲水曲肱在陋巷不改其樂

此亞聖全德懿行也而愈謂哲人之細事愈且未知顔淵能知孔子乎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大蓄其德然言行之精以韓孟之識有不能盡窺學者其可不思乎吾嘗誦之三衢毛庠文仲少有英氣深於學問而善功名富於翰墨而飽籌策以破趙會食爲迂伏軾下齊爲椎所與游皆天下第一等流遭時外平疆埸久空無所施其材蹇寓一官不甘憂患折困袖手來歸圃于衡嶽之下寢處晴嵐夕霏按行春花秋月弄琴閲書以娱

賔客枵然與世相忘而名其堂曰思古與東坡之論相表裏如維摩自藏於不言之中以發文殊之義縉紳高之文仲歿其子在庭季子以書抵余曰惟子可以知先人爲堂之意強爲我記之故余獨載東坡之論以著文仲之高然晉劉寔作崇讓論曰世議士名德不追前人非也時非乏賢士不崇讓耳然則士必生而能賢不由稽古之力爲循墻巽牀之僞是學使寔不死登此堂將逃羞無地尚何論哉季子年二十餘種性工文聽其論

古今贍博絶倫眞能世其家者也故樂爲書之

遠遊堂記

宣和元年秋八月朝奉郎夏公自天府謫官祁陽明年三月至自三峴館于靈泉寺寺臨大江江流湍急斷岸千尺萬峯環之如趨如揖如翔如集公構堂其西盡收其形勝靖深以宜茂林脩竹虛明以隔囂聲塵氛而名之遠遊重九後二日余從公登焉對立凝睇晴嵐夕暉浮動乎綠疎青瑣之上促榻對語笑響散落乎千巖萬

壑之間於是隱几枵然忘言蓋其倚功名於憂患之外
玩雲川以自娛心飽新得百想俱滅然知國知兵百未
一施而沉冥小邑如對彭澤之狄梁公通泉之郭代公
乃名所居之堂爲遠遊何哉嗟乎世之識眞者寡所從
來舊矣衣天綱識武后於襁褓驚曰貴武氏者此兒也
使天綱果識眞當曰亡武氏可也賀知章果識眞當曰
游仙可也夫一塵翳目天地四方易位袁賀方眩夢幻
以其禍爲貴以游爲謫要不足怪也公今去國之遠而

能酬酢風月安樂泉石酒後耳熱侍兒扶掖而歌則忘其身之爲逆旅謂之謫可乎公嘗首肯余論屬余爲之記公諱倪字均甫其先江南人嘉祐爲名臣之後凛凛有祖風者也

普同塔記

人之有死生如日之有明晴死生相尋於無窮而明晴迭更未始有既然知其明晴者固自若也生順而死逆衆生當其變則駭異之孔子但曰原始要終知死生之

故知其故則知其不駭蓋不欲深言之莊子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既不與之變當卓然而獨存者也莊子著其理而未盡其情若西方之教則痛言之而盡其情曰若先有生而後有死者則世未見不死而生若先有死而後有生者亦未見有不生而死譬如尋始末於環輪之上求向背於虛空之中則死生之情盡自佛法入中國奉持之者攬總其法度參差不齊獨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律之學約之人情折中而爲法以壽後世

故其生依法而住謂之叢林及其化也依法而火之聚骨石爲塔號普同塔諸方皆建塔近僧坊遠不過一牛鳴蓋大衆將送火化則荷薪而臨溈山獨拘於陰陽之說謂近寺不宜爲葬地自開山迄今三百年建塔於回心橋之南其去寺十里故親臨之法往往不能繼也空印禪師軾公住山十餘年百廢具興其所以安僧宜有者大備獨以普同塔未建爲憂一旦與侍者登山之西崦相其形勝施長材鳩工以爲之開大穴以石爲宫又

屋於其上棟楹翔空雲煙蔽虧萬衆懽呼聲應山谷興修於宣和二年之春斷手於秋八月空印恨未有記以紀其歲月遣侍者覺惠來求文余歎曰叢林之衰諸方皆輕僧厭其多而窘於食空印既成堂宇浩然如江河之無極至者必納又爲造塔以待其終其敬僧荷法之心可謂至矣嗚呼僧者佛祖所自出厭僧厭佛祖也安有稱傳佛祖之印而反厭佛祖者能契聖乎空印之意可無書乎

溈源記

岷江因山爲名初發泫然濫觴漫衍而至楚則爲際天之雲濤萬斛之舟解風而不敢濟溈山因水爲名衆泉廠發於煙霏空翠之間旋紺走碧匯爲方淵蒸之成雲雨放之成江河蓋岷江資之者衆而溈水善養其源也住山空印禪師笑曰一法界中無假法者故揭於大仰堂之南榮曰溈源欲學者觀水之有源知自心之靈源未嘗竭也蓋岷江之資衆知衆智之不可不學也然先

究自心後資衆智道之序蓋如此故善財童子南詢諸友必曰我先發菩提心如何名菩薩行有人於此因山中之氣候更四時之晴陰入重重法界方其宿霧蒙蔽微見淵色則若凡夫雖有染心而性常明潔霧開而澄浮日光下徹則若二乘已澄諸念定慧超越更昏昕之湛然視纖埃之不隔則若人牛兩忘而蓑笠未徹微風徐來方淵鱗鱗波波之中頓見方淵而波非大方淵徧入衆波而淵非小則若斂目於樓閣之前見三世於一

念嗚呼潙山爲湘南大叢林而空印道光兩本撾大鼓
臨人天萬指圍繞今乃退藏於不言之中借山泉爲㱃
體聽萬象以説法何也蓋道不可以言傳故前聖賤言
語小譬喻又欲學者自得之故設象比興以達其意鞞
瑟支羅不言佛身不可以色相求也而供養栴檀塔座
多寶如來不言根塵俱寂即是自身也而以寶塔聽經
余觀前聖莫不然何獨空印哉宣和二年八月初吉會
余於湘西之瀨夜語及山中之勝曰恨子未見吾泉然

強爲我記之余戲曰師以山泉爲舌爲衲子說法界自在緣起無生之法而余以翰墨爲五色藻辯才而畫圖之他日有尋流而得源悟意而忘象者可以拊手一笑中秋前一日記

栽松庵記

僧史補曰四祖道信禪師以唐武德七年至破頭山愛洞壑深秀有終焉之志禪者相尋而來遂成叢林有僧不言名氏日以種松爲務私請祖曰衣法可以見付乎

祖師老之曰汝能再來乃可耳於是僧出山至濁港見女子浣呼曰我託宿得否女曰我家具有父兄可從問之僧曰汝諾我乎女曰諾女周氏之季也僧即還山中危坐而化周氏之女因有娠父母怒而逐之於衆屋之中日傭紡里閈間已而生子女以爲不祥棄濁港中明日視之跏趺波間泝流而上异之收養七歲隨母往來黄梅道中四祖偶見問曰童子何姓曰姓固有非常性祖曰是何姓對曰是佛性祖曰然則汝無姓耶對曰性

空故無於是四祖笑之乞於其母爲剃落二十授以衣法爲第五祖即游雙峯見栽松之全身又至東山見周氏之全身濁港周氏子孫之盛殆今甲黄梅三尺童能言其事僧贊寧僧史曰五祖弘忍禪師者姓周氏本河南遷止蘄之黄梅誕生之夕異香滿室此矯誣之詞也然可證佐者母既出於周氏而曰祖師姓周乎僧契嵩作定祖圖亦不能辨何也豈當衲子以常理疑之乎夫聖人之託化豈假父母之緣如伊尹生於空桑寶公生

於鷹巢獨不論父母之緣耶自唐至今學者疑信相半不能決也建炎元年十一月記

布景堂記

宣和三年秋萍鄉文益之還自大梁過湘上會余夜語及里中奇豪而高傒尤其魁壘者傒學精敏而齒少行修潔而材高雖隱約寂寞之濵而名滿縉紳之間所居有風泉雲壑之勝茂林脩竹之美四時之景陰晴異態穠纖畢見構亭佳處而名之曰布景余因得其爲人而

想見其處恨未能與益之從俟相佯乎其上援筆而賦之越明年春以書抵余曰山川之姸美閱古今而不盡萬物之榮謝供四時而無窮然特若爲閑適者所施設而爲悲愁者所乾沒也玉輪流輝蒼崖哀湍天下之淸絶也而倚娉婷者不見節綠竹者不聞晝公曰月色靜中見泉聲幽處聞者譏之也紅艶之閑美鳴禽之過前物外之奇觀也而憂國者以爲悲行役者以爲愁少陵曰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者哀之也吾口先王之法

言逢至治之聖世勤田園以供伏臘玩琴書以娛賓客偏親慈和而耳目聰明弟昆孝友而樂易賢雅所謂悲愁者於我亦安能神哉以吾之閑適較市朝當十倍吾亭雖陋然萬景分布吾前受吾約束眞造物之爲施設非經營而得招要而至者也子其爲我書之余曰昔支遁之愛山乃買沃洲之小嶺賀知章之愛水特上疏以乞鑑湖其風味雖清妙而正所謂經營招要者若之紫芝則不然偶愛陸渾山水之佳遂留六年余觀高侯之

趣味殆亦紫芝之流乃欣然爲記之

少陽義井記

建炎元年六月蔡陽野墅僧子辰俱潯陽檀越陳璹還自白湖過少陽渴甚須水道傍皆近人積水穢濁不索相與歎曰江淮要衝而地無美泉何以止往來渴心相約出錢開井于湖之左而白湖楊元廣彦隆亦欲協成之有僧祖慶實董其事工畢泉甘涼邦人賴以灌畦飲啜行人戯暑爲歸宿之所易曰改邑不改井以象正君

子之有恤心雖大行無加窮居不損又曰井者德之地以象有煩心之德虛其中而不自有之也歟嗚呼二三人者不獨爲濟衆無窮之利其亦尚德也哉十二月望日記

華嚴院記代

政和四年春二月余自高安赴官臨汝行豐城境十餘里奇峯秀深沃野自獻有白沙清流茂林脩竹之勝望林表出楯尾路人曰其下華嚴院也遂造焉碧杉脩徑

苾芻戢戢出迎客廈屋崇成如幻出禪齋風櫺金碧隨目殆應接不暇問住持僧惠訥曰院以父子傳踞而服玩不減禪林何哉訥曰教有頓漸道無禪律今兩者相攻以其私而佛法微矣譬如橐中蟲徒自蠹壞出家蓋大丈夫事其説甚高緒餘土苴足以道廣孝慈上助清化今其衰其徒特不足知此如鶖翔青冥而心不忘腥羶求教之興三尺童子知其難余首肯其説而心奇之秋七月訥遣僧抵余曰吾廬居於唐光化之元年名報

恩迄本朝治平之三年詔改賜今額嘗燼火廢爲丘墟草屋數楹僅蔽風雨者自善明至懷珍七傳訥寔繼珍後因淨檀首建三門作兩序屋修普光明大殿前峙雙閣一以像僧伽一以館鐘虡東爲香積厨繞以複屋闢典事堂有廩有厠西爲三聖堂增其後架設賓客館有湢有廐造演法潮音堂總屋於其中又建華嚴閣於寢室之上以實毗盧法寳之藏高深雄麗吞風吐月凡禪林所宜有者畢備僧至如歸轟轟鼓魚浹浹作息要不

憒諸方經始於崇寧癸未之春斷手於政和乙未之冬吾方念能事雖畢而後之來者未知飯僧報佛無窮之意而公適儼然辱而臨之非夙緣乎幸强爲我記之余曰今人持左劵以取寓物未敢必得然爭毛髮之利斫頭穴胸何知慮刑而訥宴坐一室影不出山能使施者塡門不十年之間化瓦礫之墟爲梵釋龍天之宫此其才必有過人者視其中渠渠欲置人於慈祥之域而專欲以精嚴自礪與夫裨販如來以自賊者異矣使其聞

訥之風亦可以少泚其顙云

寄老庵記代

高安南州之屬郡地連西山廬嶽之勝俗美訟簡士大夫自爲江西道院飛楹畫棟間見層出於茂林修竹往往皆浮圖老子之廬龍城院去郭餘一舍山川精神發於雲泉林壑間如人眉目處余家筠谿之上少時往遊焉窮奇索幽信宿彌日便有終焉之計一行作吏轉徙四方登高臨遠未嘗忘於龍城也政和四年冬余留京

師官冷口衆自猒風埃又病痁彌月愈不懌而覺範道人適自高安來夜語及龍城舊游翛然忘紛而痁亦棄余而去問覺範誰從子游有老僧志淳者其爲人木訥而靜深易親而難忘今結庵於鳳囘峯之西名曰寄老每曰高風頽於無勇白業毀於有累前聖知之故令比丘一飯日中三宿桑下吾幼知人間情縁爲累故棄之而學道知方外事法爲累又棄之閑放然諸餘勃窣飢飡困臥猶累於老未可棄去故持以寄之因以名吾庵

嗟夫世方以累爲榮而爭趨之淳獨超然高蹈賢於人遠矣吾聞天台智者臨終門人問所證答曰我不領衆早淨六根以傳法利生止證内凡五品耳淳之志其以是哉明年上元覺範南還因理其事爲之記使歸刻石山中他年當乞身歸田幅巾杖屨以從淳游尚未晚也

吉州禾山寺記代

始達磨自西來以法授少林慧可而衣鉢爲信五傳至曹谿慧能能知其道信於天下也藏其衣鉢而化故世

稱曹谿之門得道者不可以數計然獨大長老行思懷讓克肖前懿號二甘露門思睠盧陵山水而老於青原讓亦庵於衡霍之下石頭希遷者思高弟也從讓游思實使之馬祖道一者受讓記莂卜鄰青原久之遂終於石門讓實使之今天下指目江西爲禪宗法道之源者以曹谿一子一孫首辱居焉永新爲江西山川形勝之地城南有山巋然深秀晴嵐夕暉應接不暇者唐僧達奚棲遲之所也奚不知何許人以文德初始至刀耕火

種住成法席致嘉禾之瑞因以名山號大智禪院院僻嶮初未著於諸方吳順義二年僧無殷中與之恢復法度學者趨之如雲殷九峯虔禪師之嗣青原八世孫也方是時禪學之弊巧見異解殷以擊鼓之機脫略窠臼於是宗風大振學者賴之嗣殷者有契雲自雲殁代居者名存實亡大中祥符初詔改賜甘露禪院有楚材者道價重一時法席之盛追比殷時又十世而有德普有高行自黄龍窟中來普殁七世而有妙湛大師法安初

以政和元年自祥符移居之五年覩前營搆增其所未有者新其所已壞者於是莊嚴紫金光聚則有殿樓稱如實旁行之書則有藏會四海苾芻求寂則有堂辦香積伊蒲塞之饌則有厨像祖師則有閣館鐘虡則有樓升座法施之堂則曰無畏集定傳道之室則曰大智而閣於室之上名善應脩廡複屋高深壯麗冬溫夏涼重規疊矩叢林號廬陵第一嗚呼妙湛之游戲於是作可謂集諸老之大成者也安走使京師乞文記其事余方

困頓黄塵寄逸想於雲泉杳靄處恨未能角巾藜杖與山中高人游厭飫清境然余非學佛者其詭祕多溟涬然竊嘗論之忠孝碩大如宋王彧唐魏元忠徐有功輩初未必皆深於佛理觀其臨禍福超然自得豈所謂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者歟故余於禪學凡鉤章棘句凌跨方等汗漫横流者則非肉眼所能勘驗至於生死之際有不容其僞者矣無殷將化集衆謂曰後學未識禾山今朝識取因怡然而逝德普之將化飲食畢談笑而

寂然其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妙湛雪竇之後又青原之
遠裔吾將觀焉既論之又系之以詞曰
龍谿落石雪浪犇萬山環之如虎蹲凌霄白雲相弟昆
七十一峯讓其尊煙霏揺空舍朝暾微風徐來掃靄氛
樓閣時爲金碧痕聰明澄泓自吐吞三偉不見陳迹存
異哉僧奚貌粹溫澗飲婆娑麋鹿羣誰中與之殷澄源
咄嗟萬指魚鼓喧普公高喉已語言得法來自黃龍門
弟子生奠手自捫放箸蟬蛻撼不聞大士法戰著策勲

睨視生死等旦曛君看妙湛頎力熏樓觀幻出高切雲美髯說法起機輪自云的骨雪竇孫江山偃蹇驕氣噴不受彈壓無傑文願乞名詩刻雲根導廣孝慈酬帝恩

寶峯院記代

余家筠谿谿出新吳車輪峯之陽其陰鳳皇幕阜諸峯黛横玉立娠奇畜秀觧楚山而益峻隋朝而來爲得道者所廬又黄龍龍安興化雲巖四大刹皆其遺地相去百里叢林之盛冠映諸方自大長老寶覺佛壽相續而

興禪學宗天下衲子動成阡陌而寶峯善思院者世以
律居然夕燈午梵齋魚茶板與四大剎者爭雄長而鳳
皇慕阜之雄深亦讓其形勝余外舅家西安往來聞之
熟矣宣和三年罷官臨汝道經雙井而造焉渡谿東望
奇峯峻岡隳吾馬首據鞍回視飛楹畫棟翔出林表入
重門顧兩廡翼如而入焉禪齋雲堂緣蹊青瑣大殿層
閣塗金間碧像設之妙服具之華見者知焉登法堂望
寢室窅然靜深耆年僧雛倒屣迎客至如歸焉退視其

私則厨庫廩廐莫不整潔遊衲解包順指如意於是慨然歎曰誰爲之者何其材乃爾有餘耶住持僧守道曰院基于唐有田畆山林五代烽火之餘劵牒亡失多爲比鄰所侵院因荒殘如逃亡人家者二十餘年詔賜今額熈寧之初僧圓智者白官請牒來居焉有恢復之意未幾物故至是化爲麋鹿狐豹之區元祐六年縣以玉谿僧子腴領住持事經畫三年未舉而化守道實傅諡於腴者毋李氏憫其頹壊施粧奩以開墾田畆用陰陽

家之說下舊院百步伐山爲基鳩工於崇寧元年之春斷手於政和八年之秋而吾院克成其弟守達者寔陰相之余聞曹谿祖師也而腰石夜舂牛頭宗師也而躬自負米皆以供僧也及其衰也稱嗣祖傳法者護食而拒僧道公於是時乃能犯拒僧者之怒而延納之此心日月不能老也道曰吾非有心以時特愛惜普光禪師與衆力耕見金而不取同伴詰之曰今吾未用也俟吾他日把茅蓋頭資以飯僧味其存心與今認十方僧物

爲已有者異矣道慧敏而老其立事有過人者遣其徒寶宗來求文以記余愛道所論併爲書之

先志碑記代

政和元年余爲湘陰令湘陰瀕楚水臨洞庭連檣萬艘天水相接盡獻南楚之形勝愛其風俗之純美民訟之稀少士君子博學而知要篤實而有文窮不忘道富則守禮邑之南郭鄧氏之富至紈袴僮奴谷量牛馬然奉身甚約禮士甚恭邑人皆化其德其子沿循道議論有

英氣直諒而勇於爲義縉紳高其才今爲承直郎余游相好也自余之宦湘陰餘十年無日不思縛屋湘尾分湖山之勝從父老之游且將老焉宣和四年夏循道以書抵余曰天降罪罰不自殞滅上延先考啟手足時則有遺訓吾承祖宗餘慶坐享溫燠族大口衆貧富錯居欲贍給其貧者未遑皇暇汝其承吾之志言卒而棄諸孤嗚呼沿尚忍言之已於今年元日與族人爲約劵月給穀一斛男議婚錢十千再婚減其半女議嫁者錢三

十千再嫁則減其半備喪者錢十千及葬更給其半歲月弗窮而存歿弗常不敢負標以計數限斛以爲額庶其利流百世而不獘子其爲我書之將刻石以昭示子孫使無忘先訓且欲族人想見先考餘風遺烈也昔范文正公念族人游宦未歸多厄於飢寒則建義莊於姑蘇以給其伏臘舒王請輸已俸買田蔣山飯僧爲王氏之亡者修營冥福文公贍其生舒王福其死循道獨立券約恩及存歿此其東南賢士大夫多稱其可以無書

予系之以詞曰

漢祚中興天所佑篤生奇臣掃穢垢杖策軍門謁劉秀功業千年粲星斗鄧侯受材極奇茂毛骨似之豈其後清明在躬氣渾厚慈祥煦人資孝友邑人依之扶老幼梗楠參天覆清晝毫末養之至成就百未一施舟壑走疑侯功名在懷袖取之易然行探手湖山萬頃連戶牖料理風煙課榆柳琴書娛客付杯酒走人之急古或有分財贍族今則否此風移之偏宇宙天子無爲千萬壽

念爾族人拜稽嘗恩無貴賤適所受符之弗忘帝汝祐

不然鬼亦扼汝脰西山磬石清欲透刻此銘詩傳不朽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二